

书林漫步

碧桃千树花

◎陶晓跃

郎士元与钱起齐名,世有“钱郎”之称。天宝十五年,40岁出头的郎士元,终于熬到进士及第,可偏偏安禄山叛乱,一时狼烟四起。自知刀光剑影中无以偷生的郎士元,瞅准了个机会,溜到江南避难去了。

乱平之后,郎士元补了个渭南尉的官。渭南县有个半日村,郎士元一眼看中那里的清幽,便在半日村大兴土木,建屋造院。案牍劳形之余,邀上钱起等诗友,饮酒赋诗,于是,世界也就变得很小很小。

郎士元擅长唱酬一类的诗作,传说当时朝廷里自丞相以下各级官员出京城任职或奉命出使,没有钱起、郎士元写诗为其送行,便觉得没有面子。

《送魏司直》是郎士元这类诗的代表作,“曙雪苍苍兼曙云,朔风燕雁不堪闻。贫交此别无他赠,唯有青山送远君。”诗较为浅白,可诗人心性的率真与洒脱,着实让人心动。拿青山送别自己的挚友,不但想象新奇,而且殷殷之情也溢于言表。

再看他的《送别钱起》:“暮蝉不可听,落叶岂堪闻。共是悲秋客,那知此路分。荒城背流水,远雁入寒云。陶令门前菊,馀花可赠君。”落木萧萧的深秋,又恰逢友人远行,从此各守一方蓝天,各饮一地溪水。于是,城池背对着流水为之而荒凉,游云裹缠着远雁为之而寒冷。两情依依,唯有掐朵门前的菊花赠别,寄托难舍的情谊。秋之凉映衬着心之悲,而心之悲也就越发觉出秋之凉了。

无论是赠友人青山也好,还是送友人黄菊也罢,都彰显出诗人非同世俗的趣味。

后人评说郎士元的诗充盈着一种“闲雅”之气,这显然与他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。郎士元为官多为闲职,这就或多或少躲避了一些你争我斗、尔虞我诈的是非漩涡,加上当时大小官员又以得到他的诗为荣,场面上自然也就你好我好大家好了。这样,他诗中的闲雅之气也就在一种平和的心气里袅袅升腾。

《柏林寺南望》“溪上遥闻精舍钟,泊舟微径度深松。青山霁后云犹在,画出西南四五峰”,可以说最能体现这一特点。舟行溪流,山顶佛寺的钟声和着溪水在耳边清晰传响,这是“闲”;泊舟登岸,弯曲的山间小路一直通向浓郁的松林,这是“幽”;青山雨霁,柔和的白云在山峦间轻盈飘逸,这是“清”;峥嵘山峰,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,犹如“画出”,这该是“雅”了。常说唐人的诗,诗中有画,而画出的多为一种闲情、一种雅致。

诗人还有一首《听邻家吹笛》:“凤吹声如隔彩霞,不知墙外是谁家。重门深锁无寻处,疑有碧桃千树花。”以“碧桃千树花”描写音乐,没有“闲雅”的心性,笔上的墨是怎么也无法流泻在纸上的。

绿茶画名家书房·肖复兴

肖复兴,1947年生,作家。



肖复兴书房 肖复兴书房里,主要有几类书:古典诗词、明清小品、关于老北京的书、主人在青少年时期阅读的书……书,也有自己平凡或不凡的命运。

书边杂写

“上海之猫竟能演戏”

◎闫笑

1936年,周作人对正在从事知堂美文“和译”工作的日本学者松枝茂夫说,“拙文中常有南方方言,虑须多费注解,如《乌篷船》中之‘猫儿戏’系女优演剧之俗名,虽然平时女优并无‘猫’之称,鄙意或因其歌唱时之高音有似猫叫乎”。

谓猫儿戏“系女优演剧之俗名”是确实的,林纾也说“前此三十年,无所谓坤角也,间有以妇人演唱者,名曰‘猫儿戏’”。至于其所以然,如据王韬《海陬冶游录》所载,“相传扬州某女子擅场此艺,教女徒悉韶年稚齿,婴伊可怜。以小字‘猫儿’,故得此名”,则有女优以之称名。道光十七年(1837),姚燮写过猫儿戏的诗,“其形至雏,其性至黠。居然自优,能狙能鹞”“三寸之烛,八尺之甌。鼓之舞之,其乐于于”,其自注说,“谓六七龄女童演剧者”,可见“猫儿戏”之称又间或取意于表演的形态。两说均与音调谈不上一点儿关系,周作人自谦的“鄙意”,可能只是他的独见与悬想吧。

猫儿戏在沪上初兴之时,据陈无我《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》,有某公在愚园“一见招贴,即哗然曰:‘不图上海之猫竟能演戏,大是奇事。’及入座,似有惊讶之状,徐言曰:‘仍是人戏,猫儿何在?’”细视知系女伶,则怫然曰:‘人家演堂戏,男客岂可闯入,未免太孟浪矣。’掉头竟去”,被人笑作“外行太甚”。

其后“日兴一日”,各地方均有猫儿戏。1920年,“瑞安有新到髦儿戏”,因为“坤伶演戏,实我瑞千余年所未有”,所以“哄动城乡”。张桐看后,在日记中写道,“以女子妙龄而能为老作家之好拿手,亦可谓难能而足贵矣”。而周作人劝说《乌篷船》的读者不要在绍兴“买票看上海的猫儿戏”,别有幽怀,却不知松枝茂夫识得否。



新书快递

小说的细节:
从简·奥斯丁到石黑一雄
黄昱宁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本书聚焦20余位世界级知名作家,作者秉持传统的细读方法,却不落窠臼,以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别具一格的审美发掘小说细节的灵光闪耀之处,向读者揭示小说艺术的魅力。

沈周诗画中的江南
王瑀著 吴中博物馆编
北京大学出版社

本书选取江南作为主题,以苏州为核心,围绕名胜、风物等具体内容,展开叙述。一方面因为沈周本人长期生活、游历于此,另一方面亦是因为围绕着他,一个明代中前期的文人集团得以显现。



木偶奇遇记(彩绘典藏版)
[意]卡洛·科洛迪著
[比]康坦·格雷邦绘 刘月樵译
湖南文艺出版社

《木偶奇遇记》是一部广受孩子们喜爱的经典童话。本书由比利时插画大师康坦·格雷邦原创插画,翻译家刘月樵权威足译本,参照外文原版精心编校,复刻原汁原味的阅读体验。

毒理学破案手册
[美]黛博拉·布鲁姆著 温华译
上海译文出版社

本书讲述的是关于化学和刑侦、毒药和谋杀的迷人故事,作者通过11种具有代表性的毒物和相关著名案件的侦破,简述了毒理学这门现代科学在20世纪20年代的诞生以及随后的应用。

从“晦庵”到“秋禾”原是薪火相传

◎董斋

我读徐雁《秋禾书话》(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)时,已从家乡调到现居的这座城市,在郊外的一所专科学校教书。在一个同事家里看到这本书,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,当即借回来细读。发现从《晦庵书话》到《秋禾书话》原是薪火相传,自然平添了许多欢喜;得知作者仅比我年长一岁,顿时自惭形秽。恰好本市报纸读书版的编辑约稿,于是撰写了一篇书评。报纸的发行有其地域性,当时

又没有网络电子版,遂按书后提供的地址将文章寄给徐雁。并没有什么想法,只是希望他能读到。过了一段时间,意外收到一个邮包。打开一看,竟然是他回赠的两册签名本《雁斋书灯录》和《沧桑书城》。

我当时和外界几乎没有交往,所获作者赠书,除谢泳的《西南联大和中国知识分子》外,就只有这两本。两位作者,一位关注现代文人、一位从事书话写作。我后来偶尔写

点随笔,都是以他俩为楷模的。

徐雁带给我的影响,还不止在书话写作本身。尽管平时很少联系,他似乎并没有忘记我这样一名读者。《开卷》杂志创办之初,我便获得免费赠阅,肯定是他提供的名单和邮寄地址。接触到《开卷》,成为《开卷》的一名作者,是我庸常生活中的一件幸事。如果当初没有读《秋禾书话》,没有与他联系,就不会有后来的种种机缘。

书评书话